

Хоровод

环舞

АНТОН УТКИН
〔俄〕安东·乌特金 著
路雪莹 译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Хоровод

环舞

АНТОН УТКИН

〔俄〕安东·乌特金 著

路雪莹 译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579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舞/（俄罗斯）乌特金著；路雪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8
ISBN 978-7-301-26217-7

I. ①环… II. ①乌…②路…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1054号

本书属于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的“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书 名	环舞
著作责任者	[俄] 安东·乌特金 著 路雪莹 译
责任编辑	张 冰 朱房煦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217-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4149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5.75印张 350千字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故事结束了。”您也许会这样说，也许不会。如果我再次在爱丽舍大街与美人相遇，在布洛涅森林把她从强盗手中救出，或是把她从塞纳河里、从火中搭救出来，那么会怎样呢？……我知道您会笑我。“罗曼史！罗曼史！”您会跟圣路易一起不断地这么说。我的天！如今的人信点什么真难！这让人失去旅行和讲述奇遇的兴致。好吧，我不说就是。

——H. M. 卡拉姆辛《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

“您从没见过的一座真正的大山，山上稀疏地长着一些山毛榉或是一些棕色的、虬结的参天大树，你强烈地渴望抵达它的最高峰，因为那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布歇先生不慌不忙地轻声说，他的脸上带着迷离的笑容。这个穿着老式长袜、头发灰白的小老头是个星象家，一个星期以来，他那轻柔悦耳的嗓音和非常清晰的判断让彼得堡的上层社会神魂颠倒。“那时候，”他接着说，“您的行动最好用您的心灵活动来解释，”一只皱巴但保养得很好的小手迅速地移到穿着有点破的背心的胸口，“而不是用理智的指令解释。”小手慢慢地向上爬至灰白的头部。“对有的人来说，没有比在空气湿润的黄昏身处宁静无风的林子更惬意的事了。”

仆人小心翼翼、悄无声息地走到为数不多的几个烛台跟前，给快要燃尽的蜡烛剪完烛花，就又消失在黑暗的角落中了。只有大师那干瘦的身体和他左边的桌角被烛光照亮着，桌子有一些闪闪发光的東西，它们有很多面，形状奇特，是大师作法的帮手。

小老头不时地拍手、伸脖、跷脚，尽力追赶他的意念，于是

烛光就会轻柔地颤抖，它们的反光就会在他鞋子的银扣子上撒下一些红点儿。

这是一个挺大的厅，尽管正是夏天，天气闷热，窗户却关得严严实实，挂着深色的窗帘，人们围坐成两排半圆形，全神贯注地听这这位星象家说的每一个字——他曾以几个大胆的预言震动欧洲。不过，让有关人士非常高兴的是，这些预言并未言中。不过这丝毫没有损害这位预言家的名声，很可能反倒让他更加名声大震了。

“预言有双重含义，一贯如此。”这个法国小老头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道，“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菲利普皇帝曾得到预言说他会死于一架四匹马的马车。从此以后在整个马其顿再也找不到一套四匹马的马车。我们知道后来菲利普皇帝是被人刺杀的，有些人还记得那个预言，以为可以嘲笑它，但是人们看到在刺杀用的匕首的手柄上刻着一幅四匹马拉的马车的图案。我想诸位懂我的意思：如果预言家对你说，要提防小个子，这听起来好像有点怪。因为我们中的好些人一辈子也不会遇见一个侏儒或小矮人。所以你们应该注意小男孩。诸位说不定有机会跟神明达成交易呢。”

“可是这是荒谬的——跟神明达成交易。”幽暗中传来一个有点胆怯的女人的声音。

“世界就是靠荒诞的东西支撑的，madame。”大师回答说，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

当时我跟同团的一个朋友藏身在我舅舅家的柱子背后听到了这些。我没想到这些轻轻地落到周遭寂静中的话语并不会那么轻易地消散，不会融化在那充满虔诚气氛的冥色中，那些说出的话本身就是一种存在，它们在女士的长裙和仆人、军官、学生的制

服周边缭绕，渗透进藏身于剪裁精致的衣服背后的那些人的最深处，对人们有着巨大的威力。并不是因为这些话是某人在某时说出的，而是因为仿佛无意中听到的这些话在他们漫不经心的意识中留下了微弱的暗示。

“他在船难中获救，后来却在排水沟中淹死了。”

要是把那不遗余力地照亮这个小老头，这个大师的微弱烛光哪怕分出一点点给我，要是忽明忽暗的光亮哪怕片刻停留在站在我旁边的那个人的脸上，那么——谁知道呢，说不定我就会忽然看到这张五官周正的脸上显露出命运的奇异征兆，看到他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软椅脚下那一团白色的薄纱裙子。

“换句话说，您去断头台，我向左走……”

就在那个时候，我身穿有着金色肩饰的近卫军军服，靠在大理石柱上，不知为何想到我大部分的生活都过得那么平静得不像话，可以说单调乏味。只要稍加思索，这种情况就会显而易见。俗世的忧患和非凡的激情，除了最普通的那些之外，似乎都竭力绕开我那看来弱不禁风的身子骨儿。

当然，话又说回来，年轻人什么事都可能遇到。可是不知怎么，我认定我所有的经历都很平庸，虽然我母亲可能觉得那都是了不起的历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到底学会了不把一般的战争跟飞往月球等量齐观。

再说，在一些人相当奇特的命运周围还有一个大千世界，各种欲望在此喷发、相撞、旋转，在疯狂的流转中将人毁掉，又生出新的人，他们争先恐后地占领位置，就像我们当年第一次品尝冒气的美酒那样争先恐后。你活在这些老老少少的人中间，观察他们，倾听他们，可能无意间猜到他们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甚至可以够到他们，用手指摸到他们，触碰到他们的命运，不过这

是别人的命运，它对于你的触碰没有感知。

对有些人你经常只有最模糊的概念，而有些完全不认识的人会伴随你的一生。你可能多少年看不到也想不起他们，不记得他们的存在。但是当你走在路上，你要知道，他们在跟随你，即使他们正在朝不同的方向走；请相信，他们就在身边，哪怕他们正身处异域，但他们的边界也正是我们幻想的边界。我们中很少有人有足够的自制力，不去莫名其妙地看一眼那神秘的面孔……

“不，不，我们在命运面前并不是束手无策的，”法国人继续说道，“信仰是我们最有力的依靠……”

“信仰是信仰，”舅舅凑近坐在旁边的人——那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上了年纪的将军——嘀咕道，“晚上我们不妨去开开心。”

上了年纪的将军掏出怀表，点点头。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127
第三部.....	233
第四部.....	347
尾 声.....	399



1836年那一年的夏天，彼得堡热得要命。宫廷搬到了彼得戈夫去度夏，上流社会的人们则到各个岛上的别墅去避暑，城里的人明显少了，正因为如此，全城的人好像都是穿制服的。我是春天来到彼得堡服役的，那年我20岁，过了17年无所事事的日子和3年对我未必有什么益处的大学生活。至少我的家人是这么想的。得知我被从那座神秘的黄色房子里赶出来的消息时，我舅舅正坐在桌边喝他每天中午必喝的马德拉酒。听到这个消息，他一下子站了起来，欢天喜地地画了个十字。他喜欢军旅生活，他说他至今对当年作为一个年轻的中尉第一次在加特钦纳宫换岗时的那种感觉记忆犹新，它使得任何别的满足感都黯然失色——尽管生活对他颇为慷慨，他在五十几年的生涯中没少享受各种各样的乐趣。对穿着浅色长礼服的我，他一般只是轻蔑地瞟一眼，很少跟我说话，就是说话的时候他的一双黑眼睛也不是直接看着我，而是好像斜眼瞄着我那没有挂勋章的胸口。不过我知道舅舅挺喜欢我，他的严厉是装出来的，他到莫斯科我们家的时候，经常背着我妈让人给我些钱。他关心我的前途，不过见面的时候并不流露。

我被开除的时候他正在我们位于老马厩街的家里做客，他每天做的主要的事情就是不管不顾地献身于我们两大国民宗教之一，来检验自己强健的体魄，这种宗教的崇拜对象是众所周知的。他一天到晚待在不大但还算宽敞的厨房，坐在一张沉重的桌子旁，我妈陪着他——她每天早上快10点钟的时候就会手里拿

着刺绣，脸上带着不变的笑容在这儿候着。舅舅通常迈着有力的步伐来到厨房，不过，他的脸上还带着昨晚酩酊大醉的痕迹。他亲过妹妹的面颊，就在我外祖父的画像对面坐下。外祖父的肖像有真人那么高，穿着军服，戴着勋章，以意大利古代遗迹的风景为背景。舅舅的贴身男仆费奥多尔几乎同时出现，这是个跟舅舅年龄相仿的沉默寡言的汉子，他把一个刻有花纹的便携式小箱子放在桌子上——一天就这么开始了。我到餐厅来喝早茶，上前亲吻我妈的手，规规矩矩地给舅舅行过礼，就老老实实在我的位子上。茶斟好了，水汽缭绕，消散在明朗寂静的日光中，那是一种平凡的家庭的安宁。舅舅忽然把疲倦的后背挺直，挺挺腰杆，很快地看了我妈一眼，说道：“得嘞。”而后他喝下第一小杯酒。过一会儿费奥多尔送来先科夫斯基的刊物或《莫斯科新闻》，舅舅就一直读到吃午饭，差不多在“外来者”栏每看到一个姓都会喊道：“真是，怎么这样呢！”

午饭的气氛也是这样平静而舒服，一般饭后大家都去睡一觉，而晚上舅舅有时去看望家住莫斯科或正巧来到旧都的曾跟他一起服役的朋友，或者出去访客。有时我也陪他一起去，可是我很快就对此厌倦了，因为这一类的招待程序非常相像，就像有名又令人伤心的格鲁吉亚庄园里那些不幸的流放者们所住的白房子一样千篇一律。舅舅仔细修剪他的双手，穿上瘦瘦的深色军服，戴上弗拉基米尔绶带，在镜子前耽搁很长时间——此时轻便马车已经候在门外。我们在仆人关切的目送下坐上车，舅舅用手杖戳戳车夫阿尼西姆宽阔的后背，我们就出发了。当我们到达目的地、从容不迫地走向府邸正门的时候，舅舅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十岁。他就像一个长时间行军而疲惫不堪的士兵，终于在营地卸下了沉重的背囊。他俯身鞠躬，而挺直的姿态却显得骄傲而威严，

他那双忧郁的眼睛发出快活的光亮，跟白日里那个带着酒意、眼睛浑浊的舅舅判若两人。于是我想，那些说舅舅对女人极有吸引力的传说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在这种时候我意识到，这正是那个在弗拉德兰刀砍举起抢下普斯科夫火枪团军旗的法国上尉的舅舅。舅舅在跟彼得·彼得洛维奇·Б.、尼古拉·伊万诺维奇·С.、M公爵、K男爵以及很多——用舅舅的话说——跟他“一起喝过粥”的老朋友见面时，就是这个样子。起初我甚至好像有些为他感到骄傲，可是渐渐地，我觉得他的社交光环落在我黯淡无光的身上，让我很不自在。到处都在请舅舅，款待他，每个因为有幸跟他结交而“倍感荣幸”的人都试图用各自的方式来解决我的一无所成的问题。而且大家总是“不约而同”地把话题落到这上面来。起初是谈些无关紧要的事，通常是压低声音谈论舅舅的英雄壮举、他在荣誉问题上的一丝不苟的态度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再也没有了。就是这样，年轻人。”M公爵把我领到一边，伤心地摇着他谢顶的胖脑袋说道。随后就要再讲一遍我已经听过一百次、差不多倒背如流的舅舅生平简介、他的功勋，然后是公爵自己的生平和战斗故事。很快话题转到了我的身上，公爵小心地叹口气，以暗示军服要比校服有价值得多。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公爵最后说道。然后他便走开了。

他的妻子M公爵夫人取代了他，过来问我那从不出门的母亲身体如何，对舅舅赞不绝口。

“了不起，了不起。”她用目光搜寻着他，夸赞道。然后她略作停顿，问我：“您还没有服役吗？”她语气的重点明显地在“还”字上。“我们家的阿廖沙在彼得堡已经一个来月

了，护过驾，见过皇上了。”于是她叫人把阿廖沙的信拿来，让我看这一段。

这一类的谈话让我很烦，特别是狡猾的舅舅从来不朝我这边看，我有口难辩。在我不断得到这一类很浅显的暗示的时候，舅舅正在充当不折不扣的社交中心。我站在故都莫斯科某座府邸的某个最偏僻的角落，听着远处传来他洪亮自信的声音，同时大人们不断地试图培养我对制度的爱。

2

不过，不能说我对服役这件事很讨厌。相反，早上睡意朦胧的时候我经常幻想自己第一个冲入敌人堡垒的坚固围墙，或是从殊死战斗的旗手手中夺过军旗，引领留着小胡子的官兵们冲锋陷阵。有时候我又幻想像阿廖沙·M.一样，在执勤的时候被皇上看到，大声夸奖：“棒小伙儿！”于是我马上升一级，让舅舅自豪，同伴敬重……

通常我大胆地设想这些场景的时候，嘴角就会泛出讽刺的微笑，但是现实是，我如今的处境大概已经别无选择。家人对我管得很严，让我难受，我想过年轻人无拘无束的生活，我向往着在开阔的天空下过夜，让清冽的风和稀疏的雨点梳洗我的乱发，我想筋疲力尽地扑倒在独立草原的橡树下，闻着好闻的马汗味休息，当然，我还向往一场不平凡的浪漫的爱情。

当初我说这些话的时候真的想不到这些话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我说隐藏，是因为这些话背后的东西在当时确实是跟我毫不相干的。爱情、战争、死亡——所有这些对于理性来说大而无当

的东西——周围的世界就是由它们接合而成的——主要是使脑子活跃，并没有打破心灵的平静。这些空洞无物的词句无数次地从我的嘴里吐出，它们充塞在书页的前置词之间，当我在自己闷热的房间啃书本的时候，我的眼睛无数次地从它们上面划过。我房间的窗户埋在一棵老椴树的浓荫中，或者说，相反，是老椴树那粗壮的虬枝伸向窗口，当天气不好的时候，树枝扫着玻璃，发出呼啦啦格外恼人的喧哗。

我在生命之路上飞奔，

意气风发追逐理想。

梦想是如此迷人，

俗务怎能将它羁绊。

有愿望就去完成，

以勇气赢得功名，

再高再远的地方，

也吓不住勇敢的翅膀。

席勒令我心灵激动的程度远超过黑格尔的理论架构结构对我那不成熟的心智的影响。我在他的诗行中间看到搏斗、强盗、渡口，乃至开怀畅饮的场景。当我合上一本书，就会迫不及待地打开另一本书，或是干脆把书放在一边，盯着墙发呆，好像要透过它看到未来。所以，当我到了服役的年龄，我尽管试着上了一阵大学，却对外国教员、档案馆之类没产生多大的兴趣，我越来越经常地向往谢苗诺夫军团那蓝领的军服，我舅舅就是在这个军团参加了三次大战的。

终于，向往变成了主见，于是在饭桌旁的家庭会议上做出了

决定。此前不久，我们曾在这儿分析过我做的两三件坏事可能会成为我获得硕士学位的障碍，现在我舅舅答应伸出他那保养得很好的双手，亲自为我张罗此事。我们商量时提到，舅舅当年跟康斯坦丁大公关系很好，在他华沙的王宫里住过很长时间。我舅舅对他的关系很有信心，决定即刻动身去彼得堡，好立刻就地解决问题。“除了彼得堡不能在别的地方服役。”舅舅说。我们匆匆准备了一下就上路了。



我说过，舅舅到莫斯科是暂住的，他多数时候住在新首都，他在大玛尔斯卡街有一所房子。我被安排住在他家，但是我想适应了新环境之后，慢慢地在舅舅家附近找一套房子单住。

我们一到彼得堡，舅舅就去找他最好的朋友之一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罗津为我谋职。这个罗津是一个现役军官，是一个中将，根据我现在的记忆，他们俩从年轻时就是朋友。他们俩曾共同卷入一件不愉快的爱情纠纷，追求的对象是1817年来过彼得堡的一个非常富有的波兰伯爵拉多夫斯基的女儿。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挺大的轰动，我搞不大清楚其中的原委，只知道舅舅勉强得手，几乎没有连累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不知在这件事情中舅舅是否又在故作惊人之举，一直以来他的种种奇闻轶事灌满了我的耳朵。

可是他见过罗津之后得知谢苗诺夫军团没有空缺，不过进入御前骠骑兵是有可能的。我一分钟也没犹豫。这个军团驻地是皇

村，加入这个军团之后我就至少有希望获得独立——就像我设想的那样。开始我以补录的名额成了一名亚历山大骠骑兵团的士官生，但还没看到士官生军服镶毛边的黑披肩，就在两个星期后进入了近卫军。

事情办妥之后，我开始熟悉彼得堡。我以前从没见过这座城市，我选尼古连卡·利哈乔夫当陪伴——他是我童年的朋友，已经在彼得堡的将军-省长办公厅工作了。我们整天四处跑，我准备穿上崭新的骑兵军服之后再去拜访舅舅那些不计其数的故旧。舅舅赞同我的想法，于是我跟尼古连卡在 Valon'a 吃过午饭后就去全城游览，在涅瓦大街，尼古连卡给我指点各处名胜，有时他会遇到熟人，便跟他们鞠躬致意。

彼得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冷淡和倨傲，让我望而却步。但后来我发现，在每个纽扣系得严严实实、一丝不苟的官服之下，这个城市的机体却是热情奔放的。莫斯科是睡意蒙眬、古老而亲切的城市，就算是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街上的节奏也是从容不迫、信马由缰的。在莫斯科，拉客人的马车还是时髦的新事物，而风驰电掣的三驾马车更好像是煞风景的东西。可话又说回来，彼得堡这个传说中的美女与莫斯科又有多少不同呢？

我深夜游逛回来，在一排规整的房子中辨认出我已经熟悉的那座淡绿色的房子，我不忙叫醒仆人，而是久久地仰望混沌的天空。

我把母亲派来的人打发回去，让他捎了一封信，告诉母亲说，谢天谢地，一切都安排就绪了，我不会很快回去，母亲可以到莫斯科郊外去度夏。终于，等待的日子结束了，期待的一天到来了。我肩负着不熟悉的肩章的重量，抚摸着闪亮的子弹夹，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崭新的人。

4

我在一个皇村神父的寡妇家租了两个干净的小房间，里面放满了东西。这座房子坐落在百年老椴树的环绕之中，我的房间朝阳，天气好的时候雪白的墙上会印下斑驳摇曳的树影。

在这个团里没有我的熟人，不过新伙伴待我很不错。团里有很多嘴上没毛的小青年，而做士官生的只有我和比我小一岁的兹文科夫斯基两个。骑兵团团长是沃罗热耶夫上校，他在骑兵部队已经十六七年了。一见面他就送给我一个烟斗——他坚持要我自己在他收藏的几十个烟斗中选一个。以前我没抽过烟斗，但是用上校的话说，我选得挺好。这是个老烟斗，深色镶银圈，银的颜色也已经变黑，却被不知什么人的手指摩挲得光滑锃亮，大概它曾多次换过主人。我喜欢老东西，我觉得它们似乎可以让新主人直接沉入生活的中心，用不着铺垫和过渡。

“请来我家吃饭。”好心的上校又说道，“没什么山珍海味，但是喝一杯还是没问题的。请别客气。”

我谢过长官，然后我们一起去兵营和马厩，“地主”已经被牵到那儿了——那是我舅舅送给我的一匹三岁的公马。

已经接近正午了，在这个春天的礼拜日，周遭静悄悄暖洋洋的，有几名骑手在铺着沙子的圆形场地骑马小跑，一个年轻的中尉则坐在营房的台阶上读书。他看到我们，确切地说，看到上校，站起身，手指还夹在书页中间。

“这就是我们骑兵连，”沃罗热耶夫说道，“认识一下吧。”